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3次会议
1996年10月7日
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第3次会议简要记录

主席：
基迪昆先生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目 录

选举主席团成员(续)

请求听询

议程项目19:《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其他议程项目下未涉及的领土)(续)*

议程项目88: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非自治领土情报(续)*

议程项目89: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妨碍在殖民统治领土内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续)*

议程项目90: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续)*

议程项目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续)*

议程项目91:会员国向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续)*

议程项目19:《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未涉
及的领土)(续)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者的发言

* 委员会决定一起审议的项目。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94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C.4/51/SR.3
31 Decem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上午10时05分宣布开会

选举主席团成团(续)

1. 主席说,委员会将开始选举一名报告员。
2. BREIER先生(委内瑞拉)提名杜德什先生(突尼斯)担任报告员。
3. 杜德什先生(突尼斯)以鼓掌方式当选为报告员。

请求听询

4. 主席提请注意请求听询的八份来文:三份涉及关岛(A/C.4/51/3和Add.1和2)、一份涉及新喀里多尼亚(A/C.4/51/4)、四份涉及西撒哈拉(A/C.4/51/5和Add.1、2和3)。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批准这些请求。

5. 就这样决定。

6. 主席通知委员会,他又收到六份来文,请求在议程项目19下对新喀里多尼亚和西撒哈拉提供听询。这些来文将作为委员会的文件分发。

议程项目19:《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下未涉及的领土)(续)(A/51/23(Part II第三和第四章、Part V第9章、Part VI第第十章和Part VII第十章)和A/51/428;A/AC.109/2041和Corr.1、2043、2044和Add.1、2045、2046、2047和Add.1、2049和Corr.1和2、2050至2053、2054和Add.1和2055至2059;S/1996/43和Corr.1、343和674)

议程项目88: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3条(辰)款递送非自治领土情报(续)(A/51/23(Part IV第八章)和A/51/316和Add.1)

议程项目89: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妨碍在殖民统治领土内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续)(A/51/23(Part III第五和第六章))

议程项目90: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续)(A/51/23)(Part IV第七章)和A/51/212; A/AC.109/L.1853; E/1996/85)

议程项目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续)(A/51/3, 第五章A节)

议程项目91: 会员国向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续)(A/51/373)

7. ZAHID先生(摩洛哥)说,既然委员会已经决定开始在各个议程项目下、包括在关于所谓的西撒哈拉的议程项目下听取请愿者的发言,因此,就必须提出文件的问题。1996年10月4日向各国代表团分发的秘书长的报告(A/51/428)讨论了三项提议。秘书处为了摘要说明关于这一问题的情况,可能将这三项提议搞混了。报告第3段将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1995/779)内所载的1995年9月8日的提议与1995年10月27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5/924)内的提议搞混了。第3段还提到了秘书长1995年11月24日的报告(S/1995/986)内所载的第三项提议。为了避免混淆,秘书处应在委员会开始审议这一项目之前作出说明或印发一份更正,因为在讨论过程中将提到这些提议。摩洛哥代表团不反对1995年9月8日的提议;恰恰相反,摩洛哥代表团支持这项提议,这项提议已反映在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的序言部分。

8. 主席说,秘书处将在晚些时候作出说明。

9. KILROY GENIA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说,委员会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体现在目前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名称之中。是否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将视议程上的许多问题如何得到有效讨论而定。委员会应在确保联合国履行其对其余的非自治领土人民的承诺方面发挥特别作用。

10. 尽管普遍存在种种猜疑,但是,委员会所提供的透明、负责的机会使非殖民化进程更加适应当地情况、使其结果更加灵活。南太平洋人民的自决愿望已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从联邦地位和各种形式的自由联合到充分主权都有。

11. 尽管其余的大多数非自治领土面积小,但委员会仍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完

成。裁减委员会的职能或资源只会影响其促进达到重要目标的能力,而不会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持久的改革。对小岛屿领土而言,委员会甚至更加重要,因为这些领土远离世界主要中心和贸易路线,极益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

12. 联合国对其余的非自治领土人民的责任不会因非殖民化而结束。正如《巴巴多斯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小岛屿国家要生存下去,国际社会就必须与这些国家建立新的、公正的伙伴关系。特别委员会不妨在今后的几年内拨出时间和资源来确定和促进为在当前的非殖民化任务完成之后维持和增进小岛屿国家的状况所需的伙伴关系。在南太平洋,这便意味着优先重视限制排放因全球增温而威胁环礁国的生存的气体的措施。这还可能意味着将鼓励南太平洋论坛促进合作,以维持面临着自己无法解决的紧急情况的社区的安全。委员会成员、岛屿人民和各区域的专家广泛交流思想可以对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

13. 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成员和南太平洋论坛对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尤感关切。这种关切是由于它们致力于非殖民化和维护土著卡纳克人的权利,包括保留和宣传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权利,这反映在南太平洋论坛的远景声明和“2000年以后的美拉尼西亚”战略之中,其中声明四个成员国和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卡纳克民阵)决心支持新喀里多尼亚的有秩序的非殖民化工作,并对土著卡纳克人提供特别保障。继南太平洋论坛1991年作出的决定之后,设立了一个常设机制来监测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

14. 继法国政府、卡纳克民阵和保卫喀里多尼亚在共和国内同盟(保喀同盟)等主要政治势力谈判达成一项协议--1988年的《马蒂尼翁协议》--之后,对政府系统作了改组,以给卡纳克人在当地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还作出努力改变经济的重心,将其放在卡纳克人占人口多数地区。从1988年以来所作出的变革并没有完全纠正在取得有偿就业的机会、自我发展或参与国家行政机构的机会方面的不公正或不公平状况。大家担心,在将于1998年举行的全面投票中,新喀里多尼亚居民只会有两种选择:继续由法国统治或是遭到彻底遗弃,包括可能以停止法国援助作威胁。如果法国

政府明确声明,它打算同其他前殖民国家一样,如果全民投票的结果是选择独立,便维持援助关系,那样当然很好。与此同时,南太平洋论坛继续支持执行《马蒂尼翁协议》。巴布亚新几内亚仍然坚决致力于新喀里多尼亚进行自决并向土著卡纳克人提供特别保障。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支持在莫尔斯比港举行的区域讨论会向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建议,即尽早向新喀里多尼亚派遣一个实况调查团;在联合国有关论坛支持新喀里多尼亚的自决要求;鼓励开展政治教育,协助参与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进程的人进行自决全民投票和确定权利与义务;采取措施确保公平筹备和举行自决全民投票。

15. 尽管以前提供援助的建议获得接受的速度并不令人满意,但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还是将根据其太平洋计划继续为卡纳克人的发展提供这种援助,并促请新喀里多尼亚当局承认卡纳克学生和学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区内其他国家的学术机构所取得的学历。

16. 巴布亚新几内亚坚决致力于在自决基础上的非殖民化,并积极参与与拥有特别委员会议程上的南太平洋领土的所有殖民国家的各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巴布亚新几内亚跟区内其他国家一样,积极想方设法在双边基础上并通过多边安排扩大和加深这种合作并使其多样化。随着法国在区内停止核试验、加入《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法国已被接纳为对话伙伴。法国在南太平洋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核试验方案的后果问题。法国必须监测这一方案对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影响、将其调查结果公布与众,并及时采取行动修复任何损害、限制任何进一步的不利影响。还有一项要讨论的问题是殖民领土和人民的自决权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要鼓励法国继续在区内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尽管不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怀疑,凭什么可以把与法国本土相隔几千公里的太平洋岛屿视作是法国的一部分。

17.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支持目前由美国管理的关岛的非殖民化进程。必须确保土著夏莫罗人的利益被考虑在内。

18. 自治权是参与某种进程的权利,而不论这一进程的结果如何。因此,巴布亚

新几内亚总理在质问为什么不将法属波利尼西亚以及瓦利斯和富图纳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时,用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 从南太平洋各种形式的自决和前殖民地国家和前殖民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良好关系可以看出,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西兰和托克劳人民与联合国并通过联合国开展互利的合作,准备迎接建立在尊重《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和做法的基础上的未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的积极影响。因此,巴布亚新几内亚欢迎特别委员会在非殖民化方面继续开展的总的工作和涉及南太平洋的工作。

20. RIDER先生(新西兰)说,他谨感谢联合国和特别委员会向新西兰和托克劳提供援助,为该领土的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创造条件。今年是托克劳寻求自决过程中意义重大的一年。1996年8月1日,新西兰议会通过的《托克劳修正法案》开始生效。该《法案》给托克劳以制定和颁布法律的权利。托克劳正在朝自治地位的方向前进。托克劳担心为取得更大的自立今后可能要付出被忽视的代价,因此正在寻求国际社会通过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作出保证,联合国各会员国不会对太平洋三个环礁岛上的少量居民的命运默不关心。托克劳特别需要基础设施,这对于充分发展自治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即任何自由联合方案都必须承认,当地资源不可能充分满足自治的物质需要。这是新西兰从其与托克劳的经验中吸取的一项关键教训。只有领土居民、管理国和联合国积极参与非殖民化工作,这一进程才可能顺利完成。就托克劳而言,取得相当大的进程不仅是因为托克劳与新西兰之间的相互合作、而且也是因为托克劳、新西兰和联合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的成功。

21. 虽然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要求采取“新的和创新的而又切实可行的办法”,但许多小领土对现状并无甚不满。新西兰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必须从实际出发,因为不太可能在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结束之前铲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联合国可以也应该对其战略作重新评价,并承认它自己在一些小领土的形象并不是那么好。这些孤零零的岛屿的居民有时候把联合国看作是一个庞大而麻木不仁的官僚

机构,驱使这个官僚机构的一些议题在过去对大国有意义,但在当今世界并不能解决很小的领土的需要。现在该采取新的办法了。新西兰代表团建议所有三方在以下基础上互相合作:(一)管理国应致力于在新的、创新和切实可行的办法的基础上与联合国开展合作;(二)联合国应与管理国合作,详细拟订什么是新的、创新和切实可行的办法;(三)应该认识到,寻求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工作是联合国改善它在领土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四)必须让一些管理国相信,联合国并不是要寻求对抗或强加解决办法;(五)应对联合国讨论每个领土的机制进行调整,以反映现实需要。一定要确保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内所规定的报告要求;通过请愿者之口直接获得领土人民的投入;每年对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多边审查;在特别委员会直接审议各领土的局势;并根据特别委员会的意见在大会有关决定中反映联合国提供投入的具体途径(如访问团、选举援助或任何形式的协调)。

22. 创新的解决办法不可能从真空中出现。维护现状也不会马上产生新的思想。必须在更加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辩论。这种辩论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并应在有关的所有三方之间进行。也可以比较经验,包括已取得自决的前领土的经验。对未来的政治地位问题进行的任何讨论均应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并应反映每个领土的现状和关切的问题。例如,当今对安全方面的威胁的关切比在开展大量非殖民化工作时要明显得多。这一情况对第四委员会造成了某些困难。很容易因次要问题而转移注意力,如特别委员会决定于1996年6月在莫尔斯比港举行讨论会便是一例。问题是如何找到富有成效的中间道路。虽然莫尔斯比港讨论会并没有对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它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点子。

23.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它的一些决议看来表明,大家同样希望将着重点从过去适用的非殖民化理论转向大多数很小的领土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关于小领土的决议尤其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该决议执行部分请管理国通过民主方式查明领土人民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通知秘书长。不过,也有一些方面可以作出改进。特别委员会关于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军事活动的各项决议中所用的语言仍然是陈旧的。

这也许是因为大家对殖民主义继续存在、而且没有与除新西兰之外的管理国进行对话感到失望。新西兰代表团支持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并感谢特别委员会在托克劳迈向自决的过程中向托克劳人民提供的援助和支持。

议程项目19:《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下未涉及的领土)(续)(A/51/23)(Part II第三和第四章、Part V第九章、Part VI第十章和Part VII第十章)和A/51/428;A/AC.109/2041和Corr.1、2043、2044和Add.1、2045、2046、2047和Add.1、2049和Corr.1和2、2050至2053、2054和Add.1、2055至2059;S/1996/43和Corr.1、343和674)

直布罗陀问题

24. 主席征得委员会同意并按照既定程序,提议委员会邀请Caruana先生(直布罗陀首席大臣)发言。

25. 就这样决定。

26. CARUANA先生(直布罗陀首席大臣)说,直布罗陀人的权利自然而无疑地来源于一个事实,即他们是有凝聚力的人民,在1704年英国占领直布罗陀之后的296年的没有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而单独的特征。在整个这一期间,直布罗陀一直是联合王国的殖民地,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根据《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第10条的规定,西班牙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不列颠王国。不过,尽管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在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要求方面发生摩擦,但新的直布罗陀政府还是决心尽其所能克服和扭转这一破坏性的趋势。

27. 必须集中说明直布罗陀对非殖民化和联合国的信条的基本立场。西班牙王国声称,联合国的信条是,只有通过将直布罗陀纳入西班牙才能取得直布罗陀的非殖民化,这一观点受到直布罗陀和联合王国的反对。所有非殖民化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是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目前,直布罗陀殖民地人民行使自决权问题与西班牙的领土完整问题无关。正如去年6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非殖民化问题会议所强

调的那样,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大会1960年12月14日第1514(XV)号和1960年12月15日第1541(XV)号决议和大会其他决议内所阐述的自决原则。在纳米比亚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国际法使自决原则适用于所有这些领土。

28. 直布罗陀希望它今后的地位是西班牙可以接受的,以便此后可以有睦邻关系。但是,这一立场绝不影响直布罗陀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直布罗陀政府希望与西班牙建立更好的关系并开展合作。这种努力已在地方一级取得成果,但需要改善直布罗陀与马德里之间的政治气候来辅助这种行动。不幸的是,马德里中央政府的行为无助于这种合作,并妨碍了直布罗陀的经济发展。

29. 西班牙王国向直布罗陀施加压力,以图使直布罗陀屈服于它不合时宜的主权要求。这种行为公然违反了1965年12月21日第2131(XX)号、1970年10月24日第2625(XXV)号和1970年12月16日第2734(XXV)号决议。尽管直布罗陀与西班牙王国的意见有分歧,但直布罗陀政府还是在寻求开展有意义的、建设性的对话,以求在双方之间建立信心和信任。妨碍这种对话的是,西班牙坚持拒不承认直布罗陀人需要并有权充分参与对影响他们利益的事项的所有对话。

30. 直布罗陀政府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参加与联合王国和西班牙的对话,只要直布罗陀人民在这种会谈中有单独的发言权,因而可以通过其按照宪法民主选举的政府发表自己的意见。西班牙所采取的态度是,它只愿与联合王国讨论直布罗陀问题,并且只会将直布罗陀作为英国代表团的一部分邀请参加这些会谈。直布罗陀政府和人民无法接受这一立场。直布罗陀新政府致力于在正确的基础上与西班牙进行的对话立场是无可争议的。不幸的是,就在两个星期以前,原订于在伦敦举行的联合王国、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执法机构关于合作打击贩毒的会谈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西班牙拒绝参加这些会谈,理由是联合王国、西班牙和直布罗陀将有自己单独的发言权。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应该坚持,在关于直布罗陀的决议内应该提到,殖民地人民、即直布罗陀人民在这种会谈中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

31. 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殖民化问题会议建议,决定领土地位的任何谈判应有该领土的人民的积极参与。既然西班牙声称,《布鲁塞尔协定》是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定,那样便可以推理,直布罗陀人民必须有权积极参加会谈,换句话说,他们应有自己的发言权。促请管理国--联合王国--与提出要求的第三国--西班牙--进行对话、而不给殖民地人民--直布罗陀人民--自己单独的发言权是错误的。

Caruana先生退席。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者的发言。

关岛问题 (A/C.4/51/3和Add.1和2)

32. 应主席邀请,Teehan先生(关岛土地拥有者协会)在请愿席上就座。

33. TEECHAN先生(关岛土地拥有者协会)代表关岛第二十三届议会议长Don Parkinson发言。他说,他赞成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本年度通过的关于关岛的决议的行文,并吁请第四委员会成员建议给大会。关岛人民最为关心的是,某些高度工业化国家及其盟国日益施加压力,以求在未完成其余的非自治领土的非殖民化工作的情况下结束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关于关岛的非自治领土地位,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来从非自治领土名单中将关岛除去,因为关岛土著的夏莫罗人尚未通过充分行使自决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

34. 关岛人民正处在与管理国谈判改善联邦与领土的关系的关键阶段。《关岛联邦法》反映了与美国的临时政治关系,该法的通过并不是行使自决。在最终执行《关岛联邦法》之后,关岛仍将是一个非自治领土。由包括非夏莫罗人在内的关岛选民通过的关岛的《联邦法》草案第一条第102节规定了夏莫罗人民的自决权利。

35. 当管理国抵制联合国监测政治、社会和经济视察团的努力时,非殖民化进程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访问团前往关岛是在1979年。它激发了关岛人民和美国大为扩大努力解决与政治地位有关的许多问题的愿望。

36. 联合国的非殖民化活动对于关岛寻求自决的努力的成功是绝对必需的。将

关岛从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中除去或解除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本身对关岛人民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方面,关岛人民感到不安的是,目前某些国家企图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完成其任务规定之前便撤消该委员会。为了维持它们站不住脚的立场,这些国家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其余的非自治领土人民没有殖民管理便无法生存,或非自治领土的人民其实对现状感到满意。

37. 攻击委员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即为了确保在联合国没有任何机制来讨论和撤除经济、文化和持续的事实上的政治殖民主义。前殖民国家的集体目标是继续控制前殖民地,以保证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源源不断,同时确保工业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现在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新取得的独立在何种程度上使它们得以实现其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潜力。有意思的是,它们中间到底有几个国家可以在联合国真正采取自己的立场而不受到工业化国家的压力或政治报复。特别委员会必须继续充分行使其任务规定,直到有自决权的所有人民均已行使这一权利并摆脱不应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干涉和控制。

38. Parkinson先生的声明后面附有关岛议会的两项决议;其中说明在夏莫罗人行使自决之前,必须继续将他们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并且必须支持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至关重要的工作及其继续存在。

39. Teehan先生退席。

40. 应主席邀请,Howard先生(关岛第二十三届议会联邦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在请愿席上就座。

41. HOWARD先生(关岛第二十三届议会联邦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作为助理人员代表关岛第二十三届议会联邦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Hope Alvarez Cristobal发言。他说,真实情况是,美国不让夏莫罗人民知道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这显然违反了美国让土著人民了解情况的国际承诺。然而,由于夏莫罗人民的代表所做的大量工作,联合国各会员国对关岛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反映在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内。但是,夏莫罗人民的苦难却加重了,这主要是因为管理国的开放政

策,它意味着目前土著居民已不到领土居民的50%。在1996年8月21日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举行的所谓的美国政府代表与太平洋土著人民代表的协商会议上,审查了美国关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的初步声明草稿。从声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并不支持土著人民的权利,虽然它在许多文件中、在许多场合假装支持这种权利。声明内的某些段落证实了这种态度。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声明内一直用“土著人”来取代“土著人民”。这两个词语是不能互换的。美国对“人民”的权利和“人”的权利不加区分是增进夏莫罗人民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的最严重的障碍。由于不接受有土著人民存在、而且他们具有集体权利这一基本前题,这使协商会议更具有对抗性。会上的所有土著代表都反对美国的立场。

42. 谁也不会感到奇怪,美国在过去50年中对关岛的政策是维持对该领土及其人民的殖民控制。其原因是关岛所处的军事上的战略地位。然而,总有一天夏莫罗人民将有自己的发言权。他们了解,他们的命运主要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应继续宣传他们所处的困境,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热爱和平而资源有限的民族,他们不可能与时事相争来取得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必须继续依赖联合国。

43. 关岛最近在新闻中受到注目,因为关岛曾被用来对伊拉克进行巡航导弹袭击,而目前则被用作库尔德难民进入美国的入境点。由于这一原因,一些人希望,关岛居民能够在争取联邦地位的斗争中赢得某些让步。据当地的新闻报道,关岛大多数居民并不反对向库尔德人提供一个安全港,但他们是最后知道这些计划的,这一事实便是殖民主义的一个例子。

44. 另一个问题是归还军方拥有的土地问题。从1977年以来,共有3 200 公顷的联邦财产被定为多余财产,并答应给夏莫罗人,但最近国防部对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查的《关岛土地归还法》提出反对。这一行动是美国殖民主义的又一个例子。

45. 联合国决议和其它文件中在提到关岛人民的权利时,并不说明这些人民是谁,现在用的是“关岛人民”一词,而不是“夏莫罗人民”,这导致了对局势的误解。委员会应鼓励管理国出资就自决问题和可以选择的地位开展教育。委员会还

应鼓励在派一个访问团前往关岛取得第一手资料、鼓励美国接受《关岛联邦法》、将土地归还给关岛政府、并注意到称赞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工作的关岛第466号立法决议。

46. Howard先生退席。

47. 主席说,秘书处已考虑到摩洛哥早先提出的批评,并将其转交给负责部门。在收到秘书处的解释之前,不可能对文件案文作任何更正。

48. ZAHID先生(摩洛哥)说,摩洛哥代表团并不想妨碍会议的正常进行,同意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但有一项谅解,即发言者在发言时将考虑到他的批评意见。与此同时,他表示希望在委员会下次会议之前收到秘书处的答复。

49. 应主席邀请,Chopra先生(布朗大学)在请愿席上就座。

50. CHOPRA先生(布朗大学)在提到他1992年10月在委员会的发言时说,时间的推移对西撒哈拉各方和联合国的信誉产生了负面影响。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的做法背离了这类行动的概念,也偏离了“维持和平”、“执行和平”或“维护和平”之类的手段的长期发展进程。1992年,同时在柬埔寨、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建立了大规模的行动。尽管缔结了史无前例的协定使联合国投身于它从未面临过的如此复杂的任务,但联合国并没有充分的资源来处理这些任务。他曾说过,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时间证明他的话是对的。西撒哈拉是第一项由安全理事会所有五个常任理事会国都参加的行动。但只有权力、没有意愿便无能为力,会员国未能防止、在某种情况下甚至积极导致了灾难。

51. 西撒哈拉行动遭到失败的后果可能比在柬埔寨或索马里更加严重。目前,对于双方恢复敌对行动所造成的影响的想法截然相反。一方面,有人说,这将是一场短期战争,因为摩洛哥在军事上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又有人说,这可能是一场持久的冲突,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战术不需要依赖同样的强大程度。20年来的冲突经验似乎证实第二种可能性。从1991年西撒哈拉停火以来,各邻国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还不清楚在这一不稳定区域再度爆发战争可能带来何种影响。

52. 目前在西撒哈拉的特派团几乎已经破产。过早地部署西撒特派团是因为希望仅仅靠联合国在实地的存在便可能推动和平进程、导致双方达成协议。采用这一办法是因为双方在部署特派团之前没有足够的意愿来缔结一项正式协定。联合国完全依赖了双方同意执行所订的计划的意向。然而,摩洛哥在1991年拖延了特派团的部署工作,并在1992年不断违反停火。身份查验进程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预定开始身份查验过程是为了推动就这一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然而,这一招又没有灵验:身份查验进程停顿了下来。

53. 西撒特派团非但没有成为合作的催化剂,反而使双方几乎势不两立。看来双方已经丧失了对问题的实质进行讨论的能力。通过和平进程确保取得同意需要各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各会员国的直接全面参与。许多国家和观察员认为,直接会谈是就举行全民投票的条件达成协议的最佳办法,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大会均就此通过决议。尽管摩洛哥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但在整个这段时间,还是在巴马科、里斯本、纽约、塔伊夫和马拉喀什举行了直接或间接的会谈。虽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于1990年6月在日内瓦安排了一次会议,但他却未能说服双方直接开展会谈,此后,身份查验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是通过间接接触讨论的。后来,1993年和1994年,曾一再努力安排双方代表举行会晤,但均未取得成功。1996年夏末,举行了又一轮“秘密会谈”,9月6日,秘书长宣布,双方正在进行直接谈判。双方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会晤,然后,波利奥里奥阵线代表团和摩洛哥最高当局、包括哈桑二世国王陛下和内政大臣德里斯·巴斯里在摩洛哥举行了会谈。1996年1月,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公开直接会谈”,而安理会也核可了这一概念。提议的会谈的一个可行的框架应根据以下原则:会谈必须公开、直接,并应由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代表参加。会员国将主持会谈,并以“主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双方应事先同意各代表团的人数和名单;如果代表团的组成不当,则任何一方或会员国均可以停止会议。各方和各会员国均可以选择私人出席会议而无权参加讨论;会员国可以要求“个人请愿者”以个人身份在会上发言。应在会前确定议

程,议程项目数目有限,各方应予以充分合作,以确保会议的正常进行并本着诚意行事,避免挑衅行为。他们在向新闻媒界发布声明时态度应该温和。最后,在每一次会议之后,会员国将向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汇报结果。

54. Chopra先生退席。

55. ZAHID先生(摩洛哥)说,由于前一位发言人的发言有倾向性,因此他想问他几个问题。首先是定义问题:即将撒哈拉定为非洲最后的殖民地、将摩洛哥定为殖民国的问题。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哪个国家是这一地区的殖民国。由于《马德里协定》,摩洛哥得以收复其部分领土。第二,他怀疑Chopra先生是否读过1995年11月24日秘书长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的报告(S/1995/986),其中指出,妨碍继续开展和完成身份查验过程的基本障碍是,波利萨里奥阵线不同意参加某些部族群和不在领土境内居住的人的身份查验工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既没有酋长、也没有候补人可以提出,尽管查验过程规定由各方的一名酋长或候补人参加,并有双方代表和一名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观察员在场。由于任何一方不能或不愿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一名酋长或候补人,因而妨碍了查验工作。为此,身份查验过程缓慢而不均匀,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几乎已经停顿。因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是波利萨里奥阵线方面不予合作,他想要知道,Chopra先生为什么没有在发言中提到秘书长的报告内的结论。

56. 虽然Chopra先生谈到西撒哈拉人民多难的命运,但他并没有说,摩洛哥王国已同意举行全民投票,尽管全民投票所涉及的是它自己的一部分领土。秘书长已编写了一份适当的解决计划,并得到双方接受和安全理事会的核可。摩洛哥唯一的要求是,所有经证实属于撒哈拉人的人均应参加全民投票。秘书长的上述报告中肯定了这项要求。陷入僵局的原因正是有人拒不参加身份查验进程。

57. 还有人说,就联合国撤出而言,西撒哈拉的局势与索马里的局势相似。他认为,没有理由做这种类比,因为跟索马里不同的是,西撒哈拉局势保持平静,人民和平生活,只有参与身份查验进程的西撒特派团民事部分正在撤出,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

几乎使这一进程停顿下来,不再需要民事部分。

58. Chopra先生还指控摩洛哥违反停火。然而,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另一方违反停火。Chopra先生提到了秘书长的前一份报告,而完全忽略了他最近的一份报告。

59. 在身份查验进程中应采用的标准载于秘书长1993年6月的报告。摩洛哥王国是最早同意这些标准、也是最早同意提议的折衷方案的。

60. 虽然Chopra先生大谈特谈双方间的对话,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对话的主题是什么。摩洛哥代表团认为,必须回到秘书长提议的、并由双方接受、由安全理事会核可的解决计划。

61. CHOPRA先生行使答辩权发言。他说,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中没有任何情况可以促使他改变他前面的发言的内容。

62. 应主席邀请,Dryden先生在请愿席上就座。

63. DRYDEN先生说,西撒哈拉局势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了美国政府为什么对联合国改革的质量和速度持如此悲观的态度。身份查验进程本来应该在六个月之内完成,现在却拖了六年多,联合国每月不断要支付数百万美元。在此期间发生的唯一真正的变化是,在西撒特派团内部、观察员和除摩洛哥王国以外的有关各方对这种令人不知所措的局势日益感到灰心丧气。

64. 在1991年停火之前的16年的战争中,摩洛哥军方未能打败其撒哈拉对手,但还是得到了某些好处。虽然寻求政治解决这一僵局的进程仍在进行,但摩洛哥现在却享有大量的磷酸盐矿和大西洋沿岸丰富的捕鱼场。时间在摩洛哥一方。任何拖延都对摩洛哥有利,对撒哈拉难民和联合国的威望不利。

65. 几年来,摩洛哥人编制选民名单的方式一直有问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摩洛哥人用别的选民代替它们允许在身份查验委员会登记的人。由于进出联合国办事处受到摩洛哥方面的严格控制,因此,公平的进程受到了阻扰。只有得到摩洛哥人允许的撒哈拉人才能登记,由于有人声称投票单然后交给摩洛哥当局,因此不能

保证已经登记的人将是投票的人。

66. 早先已经决定,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将分别编制自己的选民名单,然后将选民姓名提交身份查验委员会作出决定,以在个别听询中核实每个选民的资格。这一进程容易发生舞弊现象,并且肯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几年内都不会举行全民投票。造成另一项重大拖延的原因是,允许摩洛哥再提出1974年西属撒哈拉人口的200%供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至多有25万人(据身份查验委员会的估计)必须得到考虑。

67. 曾经因几起似是而非的理由而造成了拖延。西撒派团时间表上一个副词问题使身份查验进程停顿了一个星期(标准费用是每天10万美元)。经正式交换信函之后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本来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1994年夏天,摩洛哥人对非洲统一组织观察员的出席表示异议,尽管此事已于前一年得到解决,这又延误了大约10个星期。

68. 据报告还有其他一些严重的不实之处。在欧云的西撒特派团部队总部几乎有一种被围困的心态。特派团不得脱离摩洛哥人擅自行动。这是唯一一个必须在联合国旗帜边上悬挂当事一方的旗帜的联合国特派团。电话遭到窃听,信件被动过,西撒特派团人员的房间被搜查过。

69. 尽管不断有人试图将这些严重问题报告给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但是,这种抱怨经常被联合国官员在欧云掩盖起来。当有人最终提请总部注意这种情况时,则往往将其称为“不严重”而草草了事。警察长来到欧云调查关于联合国特派团结构内部管理不当的指控,但却未能给联合国任何雇员提供保护,因此,任何雇员对特派团的缺陷的证词便会使该雇员的职业生涯受到威胁。一个更加明显的缺陷是,他未能批评一个会员国,从而使它无法在实际上纠正任何偏差。他的报告可想而知毫无用处,而警察长无法真正检查便是联合国缺乏真正改革的一个例子。

70. 摩洛哥人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与特派团合作(或不合作)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特派团在关于其人员行动自由的声明中说得很明确,但摩洛哥方面就是

不遵守这一规定。然而,就波利萨里奥阵线而言,只有为提请注意摩洛哥侵犯这一权利时才限制行动自由。

71. 此外,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再次爆发敌对行动,则摩洛哥军队以其规模和技术优势显然将会取胜。这种因素并没有使摩洛哥在16年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目前会取得胜利。任何打过越战的美国老兵、任何打过阿富汗的俄罗斯联邦老兵和任何打过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老兵都可以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由于还必须考虑到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敏感局势,恢复冲突很可能对整个区域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72. 哈桑二世国王已经证明他是一名英明而有经验的领袖,他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间的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最近,他在亚西尔·阿拉法特从华盛顿回来时接见了,他也许比伊斯兰世界的其他任何领袖都更受到以色列领导人的信任。如果这样一名伟大领袖意识到西撒哈拉进程中的严重缺陷,则他一定会采取具体步骤来纠正这种错误。

73. Dryden先生退席。

74. 应主席邀请,May女士(复兴基金会)在请愿席上就座。

75. MAY女士(复兴基金会)说,造成西撒哈拉冲突的主要问题是多方面的。虽然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于1988年同意联合国的解决计划,其中要求由西撒特派团组织和举行一次全民投票,但特派团的职能和效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际社会未对这项一国严重侵犯人权、实际上挟持另外一个国家达20多年之久的冲突给予应有的重视。本以为这项冲突可以通过持续的谈判和中立观察员在场得到解决。然而,由于观察员在进入各地区和接触受观察的人民方面受到限制,而谈判继续偏护侵略国的利益,因此,也许必须对西撒特派团的运作方式进行重新评价。如果问题是西撒特派团受到摩洛哥政府的破坏,以至于失去效力,则也许需要重新分配权利。如果问题是中立的观察员和国际新闻界因摩洛哥的单方面决定而被排斥在外,则也许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国际社会应该坚持监测全民投票的权利和选民登记进程在不受阻

扰的情况下进行。这一进程中有许多矛盾之处。摩洛哥政府声称,没有使用任何恐吓手段来评价谁有资格参与全民投票进程,但有人曾多次提出过相反的证词。联合国观察员和外国人权团体报告说,撒哈拉人在取得摩洛哥护照方面遇到困难,政府对撒哈拉人的政治观点比对摩洛哥公民的政治观点监视得更加紧,警察和准军事当局对涉嫌支持独立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人所作的反应尤其严厉。另一项矛盾之处是,摩洛哥政府声称,西撒哈拉一直是摩洛哥的一部分,因此它有权侵犯一个主权领土。摩洛哥政府正在尽其所能改变全民投票的结果,因为它知道这种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摩洛哥知道,如果可以在自由和压迫之间进行选择,则撒哈拉人将投票选择自由。如果可以在独立与对囚禁生活的自决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便会选择独立。

76.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利坚合众国开始不那么关心世界各地的冲突,因为它认识到其中许多冲突对它没有直接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间接的影响。然而,美国国会却关心西撒哈拉的自决问题,并担心联合国的作用已降低到一种程度,它已无法给冲突带来最终解决。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怀疑是否还需要联合国,因为看来联合国未能解决多年以前就应该解决的、长达20年之久的问题。如果联合国无能为力,则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就值得怀疑。她要求对联合国的所有国际职责作一番审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取得国际合作、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这些在今天都是切合时宜的,在下一个世纪也将如此。如果真的举行全民投票,不论其结果如何,都必须考虑到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人民的前途,达成冲突的谈判解决。这种谈判应该在国际社会的主持下公开举行,受冲突影响的所有人民均应派代表参加。不论可能举行的全民投票的结果如何,西撒哈拉和摩洛哥居民都将生活在一起,不是在同一个国家就是作为邻国一起生活。在举行全民投票之前就达成和平解决办法是具有关键性的。全体人民不仅必须可以自由登记,而且必须可以自由参加全民投票,否则国际社会便可将全民投票的结果视为无效。

77. SNOUSSI先生(摩洛哥)说,前一位发言人在叙述有关护照问题的情况时不完

全准确。申请签证的联合国人员一直得到签证；而且，他们往往在离开欧云时并没有摩洛哥签证。他在提到她有关所谓压制民主的言论时指出，所有与波利萨里奥阵线有过交往并希望回到摩洛哥的人都已经回到摩洛哥，并没有受到任何镇压。

78. MAY女士(复兴基金会)解释说，这不是联合国人员的护照问题，而是西撒哈拉居民的护照问题，他们由于没有护照，便不能越出国界。她指出，国际社会充分了解这些事实，美国国务院的有关人权报告内对此也有说明。

79. SNOUSSI先生(摩洛哥)说，他不完全理解需要护照的人是在营地的人还是在欧云自由生活的人。请愿者的发言应具体涉及营地内的人的情况。

80. MAY女士退席。

81. 应主席邀请，AHMED先生(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委员会会议席上就座。

82. AHMED先生(波利萨里奥阵线)说，和平进程导致了在1992年组织了一次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但到去年年底却陷入停顿。这种状况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有关各方即将分道扬镳，一条道路通向和平，另一条道路通向战争。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承认，显然缺乏达到解决计划的最终目标——即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的条件。全民投票已经推迟，但秘书长认为，联合国不应推卸责任，国际社会今后必须表现出意愿来不仅为该区域维持和平、而且尽一切努力确保西撒哈拉人民能够以确保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方式决定自己未来的地位。显然，联合国为确保西撒哈拉最终非殖民化的努力陷入了僵局。所有希望继续相信联合国是和平解决冲突的最有效的论坛的人民和国家都无法在这种僵局面前无动于衷。

83. 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本来应该在1992年2月举行。1991年9月，停火协定开始生效，这是导致出现和平计划的第一步。摩洛哥政府等到了最佳时机，开始执行一项战略以对解决计划中的关键因素作出对它有利的重新考虑，它开展了一场新闻宣传运动，攻击所谓的针对摩洛哥领土完整的“国际阴谋”。身份查验委员会停止了工作，因为摩洛哥想要在全民投票参与者名单中列入它计划派到领土去的数千名摩

洛哥公民。这是破坏最初的和平计划进程的开端。查验全民投票参与者的身份的新的标准得到了占领国的积极支持,它成了由摩洛哥主导的一项只会导致谎报结果的进程的基础。无论如何,恢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波利萨里奥阵线认真考虑了拒绝参与这一进程,因为这一进程与议定的和平计划已毫无共同之处。然而,为了和平和与秘书长和联合国的合作起见,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意见,推迟了作出最后决定。1993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一项理解和实施受到争议的查验全民投票参与者的身份的标准折衷方案。身份查验进程已经开始。

84. 摩洛哥向身份查验委员会发出了18.1万份申请书,这比1974年的人口普查数字高出了250%。联合国至今只审查了大约3万份申请书。其余的申请书不符合秘书长的折衷决定中所规定的最低要求。至于已接受审议的3万份申请书,所得出的结论是,身份查验委员会面临着一项大规模的伪造行动,其目的是削弱对联合国和全民投票的信心。摩洛哥再次表明,它以前不打算、现在也不打算与非统组织或联合国合作寻求公正、最后解决冲突的办法。推迟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严重破坏了和平解决的前景,而联合国已为此奋斗了30年了。波利萨里奥阵线一直本着诚意与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合作,并愿意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使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希望取代战争的幽灵。停火而没有在透明和信任的基础上确立和平计划的前景对于撒哈拉人民和联合国都是不可接受的。回到战争也不是波利萨里奥阵线或摩洛哥想要得到的结果。波利萨里奥阵线认为,摆脱这一危险的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开展直接、认真而负责的谈判。有鉴于此,波利萨里奥阵线希望继续并加强与摩洛哥政府的直接对话。波利萨里奥阵线吁请摩洛哥同意恢复对话,以找到走出僵局的办法,迈向公正、全面的执行和平计划。

85. AHMED先生退席。

86. 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A/C.4/51/2号文件,其中载有第五委员会主席给他的关于对1998-2001年中期计划的提议的修正的信。他请各会员国不迟于1996年10月14日就方案2、3和23提出书面提案。

87. ALABRUNE先生(法国)行使答辩权发言。他反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在该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法国已经不止一次地说明,包括法属波利尼西亚在内的法国托管领土的居民已经极其明确地表示,希望与法国保留关系。因此,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完全是不适当的。

88. KATTI先生(阿尔及利亚)说,必须遵守既定的程序,提前足够的时间分发听询请求、包括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听询请求。

下午1时20分散会